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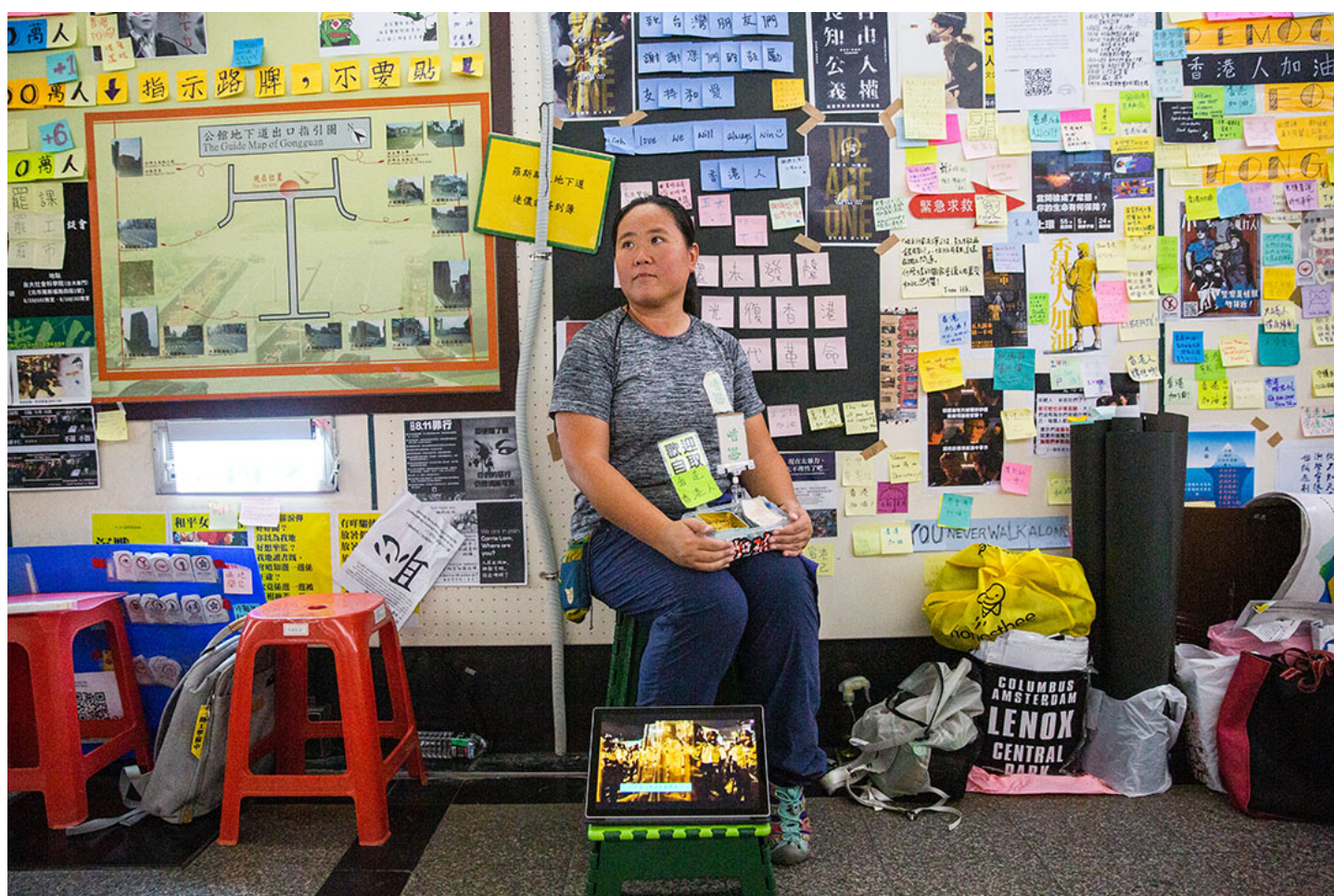


逃犯条例 深度

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台：台北连依墙前“尽坐”的香港人

“这几天下来，觉得台湾人真的还蛮支持香港，但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都跟他们说，你有在支持，我们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端传媒记者 何欣洁 发自台北 | 2019-09-02



香港人Candy，今年37岁，住在香港沙田。摄：Eason Lam/端传媒

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持续延烧，各区都出现“连侬墙”供众人以便利贴抒发对运动的想法。在台北，一群声援香港运动的在台港生与市民也发起了台北连侬墙，地点位于台大校门口的地下道，活动自七月底开始，为期一个月，吸引不少学生与市民前来留言。

自8月23日开始，每日下午四点过后，台北连侬墙下都会看见香港人Candy的身影。在地下道的一隅，她静静坐在小板凳上，或制作“香港加油”的小布片、或用平板电脑放映运动影片。她并不主动向路人解说议题，只等待路人主动停下脚步、开口询问，才会向对方解惑。

在Candy返港的前一天，我们与她聊了聊。谈她在台北连侬墙下“静坐”的感受，也谈她所经历的运动。采访Candy的中途，两位自香港移民到台湾的市民来到台北连侬墙，与Candy问候寒暄，三人快速地交谈了一阵，最后为彼此打气，“尽做嘢！加油！”（粤语“尽力做到”之意）

以下为Candy第一人称自述。



Candy出生在英国殖民时代，对她来说，97以前的生活，其实是她本来的生活，97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掌控真的越来越大。 摄：Eason Lam/端传媒

我叫Candy，今年37岁，住在香港沙田。

我平常工作是带小朋友去做户外自然教育，或者带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各种不同的状况，他们该怎么面对，也带过他们来台湾骑单车，台北、罗东、花莲到南投日月潭，都有上去过。我自己也很喜欢来台湾玩，这平均一年来台湾四次，最喜欢花莲，花莲比较亲近大自然，也会自己来台湾骑单车，骑单车是因为我想要用一个慢的速度来看我想看的事情，在台湾骑过最喜欢的路段是武岭，很美。

这次来台湾，是因为拿了一张免费机票，我不想要浪费，但还是想为运动做一点事，就来台北八天，都坐在连依墙这边，送我自己做的“香港加油”、放影片，让更多人了解香港发生的事情。8月30日我就会回去了，要去参加831的游行。平常我在香港，走在游行队伍的时候，也会去发送东西，但不会固定待在一个定点。第一次这样固定坐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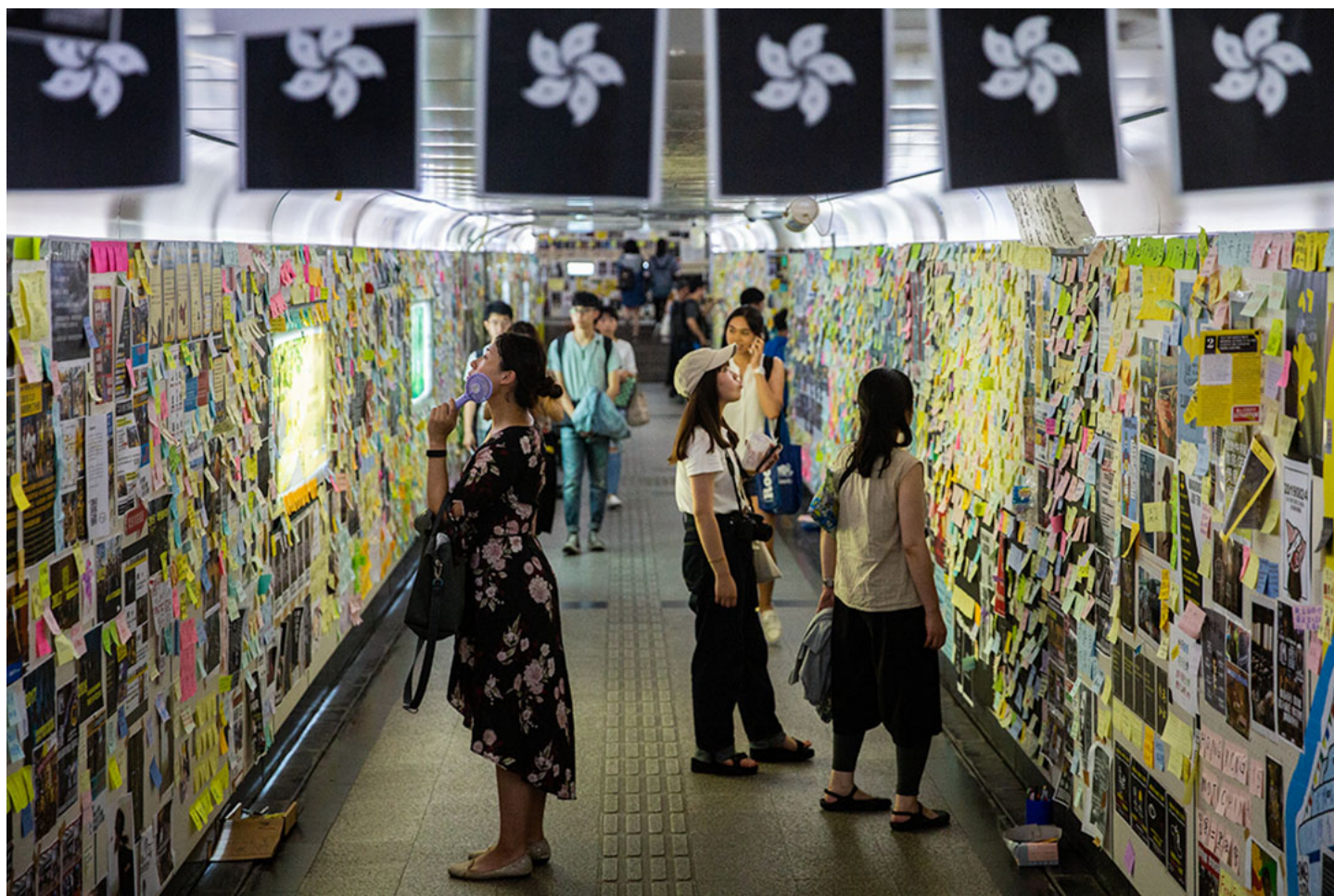
“你有在支持，我们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次的运动真的持续了很久。为什么可以持续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退。香港最重要的是自由，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自由，那就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条例就是要让我们没有自由，所以大家要站出来反对。林郑之前说什么暂缓、寿终正寝，她说的“暂缓”，跟法律上的“撤回”其实有一定的差别，根据特首之前跟我们对话的经验，就算她说撤回也好，最后一定都会再推（法案），更遑论她现在都没有说撤回。我觉得她现在说的，我们不能相信，她如果真的在程序上撤回法案，我自己才会考虑（撤）。

台湾人真的很了解运动的人，其实不多，始终这是台湾、不是香港，台湾对事情没有很完整的了解。所以连依墙其实很好，可以让台湾人多一点知道香港的事情，我感觉台北连依墙还蛮贴近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各种消息更新得很快，有时候会看到香港人会来把最新的情况变成海报或是写字，贴在这里，让更多人知道。

我这几天下来，觉得台湾人真的还蛮支持香港，但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多的反馈。我都跟他们说，你有在支持，我们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如果台湾可以有更多连依墙就好了，这样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香港的状况。我知道台湾连依墙是申请过的，香港连依墙是没有申请过的，不过也因为这样，香港连依墙可以遍地开花。很多香港人都会来这边聊天，也会给我拥抱，还有抱着我就哭起来。那天还有一位太太，问我晚上晚餐怎么解决？不但带我去路上找吃的，还让她老公晚上给我送饭过来，很感人。



台北公馆连依墙。摄：Eason Lam/端传媒

“这次的运动跟雨伞很不一样。”

这次的运动跟雨伞很不一样。在雨伞的时候，我也有参与，在金钟、在旺角都有，雨伞的时候香港人很热血，一头栽进去、想要一次就赢得我们想要的，但这一次，我觉得香港人变聪明了，现在我们知道，要拿到我们想要的，必须付出汗水、付出时间、付出努力。所以，大家会发起很多之前没有过的动作，例如登全球的报章，也有罢工、罢课，也会有流动的游行，很多很多不同有创意的动作跑出来。雨伞运动其实是79天固守在同一个地方，没有发生太多不一样的事情，警察出来镇压，就没有了。

其实香港人很爱好和平，所以通常运动都是坐在那边不会走，所以当年发生冲突（旺角骚乱）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啊怎么会这样？”但，这次我们真的有理解前线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管是冲击立法会或其他（勇武行动），如果没有612的行动，我想这条例早就已经通过了。这次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在雨伞的时候我们会失败，因为和平抗争对政府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也不是说完全不痛不痒，（和平抗争）还是可以给他一点压力，但不是很有效。我也不是说武力的抗争非常有效，但觉得起码会多一点点吧？

我自己是很克制的，也不是真的很乖乖，还是会走上前线，但我不一定会出手，或者像前线的人一样冲。我觉得底线就是不要直接伤害人，去破坏建筑物、栏杆，都是实物，那没关系，但不可以去伤害警察，这是我的底线。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台，所以真的不用什么大台。”

我觉得和理非跟勇武之间的配合很重要，如果只有一边，这个运动也不会成功。我觉得大家这次都有这样的默契，所以在网路上就会很自发很自动，有什么活动我们就会去，因为运动没有大台，所以我们就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次没有大台，所以也没有清场啊，你怎么清？你前进我们就后退，你后退我们就前进，你没办法清的。

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没大台，真的没想过。因为香港人以前搞运动，都很需要有领袖去带领，但越来越发现其实不用。其中一个当然是因为领袖都入狱了，但另外一个是因为网路。在网路上，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大台，每一个

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人觉得这个意见好，大家就跟着去了，不需要什么大台。我今天自己想来这边（台北连依墙）做，我就做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台，所以真的不用什么大台。



Candy制作的饰物。摄：Eason Lam/端传媒

“两制是我们可以去守护的。”

我自己出生在英国殖民时代，对我来说，97以前的生活，其实是我本来的生活。97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掌控真的越来越大，我开始有感觉，是发现他们会尝试去改变、去拆过去历史留下来的东西，例如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这些小小地地方都会慢慢被它改变，在这个运动里，你会看到更多，他们想改变香港的地方。（早年的保育运动）我自己没有亲身去参与到，但我都有知道、有看到，知道他们正在改变这一切。

对香港人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件没办法的事情。从我们知道要回归中国大陆开始，就知道一国两制是我们逃避不了的，我们不可能跟他说我们不要，就算你不希望发生，但它还是会存在。不过香港可以专心想要怎么维护两制，这很重要，因为一国是改变不了的事情，两制却是我们可以去守护的。

我也能感觉到，中国大陆很想通过一切的方式富强起来。我带学生做活动超过15年，接触到的大陆学生都功课很好，但也会觉得他们很压抑，不管家里或学校，就是要他们会读书就好，一切都不用想，他们自己也很压抑。

但香港的小朋友不太一样，从小在学校，学校就有培养他们各种不同的才能，可以去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因为香港人要出去看世界是很简单，很多游学团去法国、去美国，可以去看很多。政府每一年都会花很多钱让学生做不同的培训，让学生成长、自我认识，这些培训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机会。

而且我自己觉得，回归之后的通识教育对他们影响很大。通识教育是教你怎么去思考，去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还是在认识自己。这个认识自己的好处，在运动里面看得很清楚，董健华自己都说他后悔推通识教育，但我觉得这是他在特首期间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



自8月23日开始，每日下午四点过后，台北连依墙下都会看见香港人Candy的身影。摄：Eason Lam/端传媒

“我对以后是乐观的。”

6月12日警察第一次放催泪弹，是我站得最前面的一次。其实常常在现场，手机根本没有讯号，基地台根本负荷不了，都只能打电话，我们在里面什么资讯都没有，也不知道现场发生什么事。有时候，只好退出来一点点，让手机可以收到讯号才能看直播，看直播才知道现场发生什么事，等于“我人在现场看现场直播”，好奇怪，也是蛮特别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在湾仔，防线在湾仔跟金钟之间，我刚好在前线后面一点点，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也是看直播，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不然完全听不到。

这一次大家真的很灵活，堵住非常多地方，过海隧道那个是最经典的，这是史上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堵住海隧道的。海底隧道，我以前坐车常常经过，但从来没有自己走过，才发现香港有很多地方其实没去过。例如后期游行，警方都不让我们进到比较多人、热闹的地方，都逼我们去一些小街啊、小公园集合再出发，如果没有参与这运动，我根本不会去到那些地方。像旺角集合的地方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球场，还有西环、观塘，这些地方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游行，当然还有元朗。

元朗那件事情，我是这样看，围村是香港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我相信有一部分围村的人都是很好，很善良，虽然他们很凶，但只是要维护自己的家园，你不要进去他们的家园，其实都还好。他们对游行的态度，一部分是觉得被冒犯，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黑社会。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勇武派，运动的勇武派最多只是拆栏杆、堵路，他们一出来就是拿刀拿棍，不见血不收手的。

这一次香港警察也让人很失望。以前大家都说香港警察是很好的、是一支“纪律队伍”，现在已经不是了。当然现在警察跟市民的情绪都非常不好，大家会有冲突、会有言语的暴力也有真实的暴力，但不管有什么情绪，警察应该都是一支纪律队伍，他们应该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现在没有，他们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了。

“人既然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当然也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啰。”

我十一月的选举，已经登记做选民，我相信选举还是可以改变现状，因为香港亲中议员实在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其他发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从最低的、每一区的区议员去投票，慢慢的一定可以选出立法会议员，最后选出特首，都可以由我们民选出来。今天特首其实不用对香港人民负责，她只需要对权贵、商家负责就好了，如果特首可以由市民选出来，就不一样了。

我对以后是乐观的。相信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继续做下去还是会赢。会赢的意思是，可以找回我们想要的香港精神，香港精神就是自由、民主，这价值是不能丢的。我可以被拍照、不需要戴口罩，我在香港参与游行，也都不会戴口罩。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由，人既然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当然也有不戴口罩的自由啰。



台北公馆连依墙。摄：Eason Lam/端传媒

香港

连依墙

台湾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独家专访：那位下跪挡在警察枪口前的传道人
2. 早报：Twitter、Facebook 关停大量来自中国政府、诋毁香港运动的水军帐号
3.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4. 831全记录：示威者于湾仔纵火，在港岛九龙多处转移；再传疑似警察卧底曝光，特警进...
5.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6.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7. “香港之路”：港铁三线市民手拉手成人链 黑夜中照亮狮子山
8.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9. 梁文道：狼来了——外国势力真的来了
10.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编辑推荐

1. 除了选票还有什么？在欧洲寻找公民参政的其他路径（上）
2. 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台：台北连依墙前“尽坐”的香港人
3. 杀害我们的到底是谁？《RoboCop》对武力失控的警察预言
4. 831全记录：示威者于湾仔纵火，在港岛九龙多处转移；再传疑似警察卧底曝光，特警进...
5. 政治学者亚当·舍沃斯基：选举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无能为力
6. 沈度：830大抓捕之后，香港进入全面搅炒的撕裂新局
7. 韩丽珠：看见他者
8. 曾奕文：香港80年代后才有政党？被遗忘的战后拼图

9.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10. 暂停议会后的脱欧赌局：鲍里斯·约翰逊们的美丽新世界

延伸阅读

许宝强：漫长六月后——守住战果，开拓想像，勇毅爬山，柔韧如水

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展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徬徨。

影像回顾：激荡六月，香港人的反修例运动

在焦虑和彷徨中迈入回归第23年，香港前路将指向何方？一同前行的人们，又会迸发怎样不可知的力量？

专访朱凯迪：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关键不是黑社会存不存在，而是你除不除草，如果香港的警察都压不住，那就死定了。”

李立峰：反修例运动，政府支持者心中，警察会永远伟大吗？

在721元朗袭击之前，政府的民意支持有甚么价值基础？元朗袭击在甚么意义上摧毁了这些价值基础？

找通识科当替罪羊？老师告诉你，没有通识科会对建制更危险

建制派好像永远不明白，香港的学生并不接受“灌输”，“以吏为师”的教育模式一旦确立，恐怕香港青年人一些情绪会更难疏导。

通识现场：通识科，“国民教育”的另类选择？

从前线教师经验来看，时下学生从不缺乏对中国的认识，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国处境的框架，以及开明体谅的心态。